

列

六韜直解卷第一



前辛亥科進士大原劉寅



六韜者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凡六十篇韜之
為言藏也按漢藝文志云周史六駉六篇師古云即今
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注言周史生於惠
襄之間或曰生於顯王時藝文志又云太公二百三十
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注曰尚父
本有道者或者近世有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興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孝成時任宏論次兵書俱不載所
謂六韜者唐李靖獨言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
豈六韜三畧其先本太公遺書周史黃石公推演而增
加之歟曰謀曰言曰兵六韜中俱有之豈後人刪成要

用止行此六十篇歟今皆不可考姑即其文而為之直
解云中間傳寫差訛者悉依舊本正之見於逐條下學
者詳焉

文師者文王田於渭南遇呂尚與語說之乃載與
俱歸立而為師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虬非
虎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文王右稷十二世孫周西伯姬昌也文謚號也王追稱
之也史編周太史名編掌卜者也田狩獵之總名渭水
出南谷山在鳥嶺山西北東流入于河水北曰陽龍虯
虎羆皆獸名龍鱗虫之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
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虯與螭同亦作離周紀曰如豺
如離是也虎解見其子書羆形似熊被髮人立絕有力

文師第一
文師者文王田於渭南遇呂尚與語說之乃載與
俱歸立而為師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虬非
虎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文王右稷十二世孫周西伯姬昌也文謚號也王追稱
之也史編周太史名編掌卜者也田狩獵之總名渭水
出南谷山在鳥嶺山西北東流入于河水北曰陽龍虯
虎羆皆獸名龍鱗虫之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
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虯與螭同亦作離周紀曰如豺
如離是也虎解見其子書羆形似熊被髮人立絕有力

虎亦畏之舊本作非熊非羆爲是此言文王將出獵史
編布卜而得其兆曰田於渭水之陽將大有所得焉其
所得者非龍羆虎羆四猛獸其兆將得公侯蓋天遺汝
師以之佐昌而施及於三王焉三王謂文王武王成王
也或曰前夏商二代稱王今周將與之共爲三王也未
知是否舊本非熊非羆下有兆得公侯四字今從之
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皋陶
兆比於此

文王曰前之卜兆曾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名史
疇者與舜占得皋陶兆比於此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不仁者遠今本皆曰爲禹占得皋陶兆蓋得
禹之誤宜正之舜禹帝姓姚氏瞽叟之子皋陶禹皆舜

臣名禹後受舜禪爲天子國號夏姓姒氏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
以漁

齋之爲言齋也所以齋思慮之不齋而致其齋也文王
聞史編之言乃齋三日乘田獵之車田車輕車也駕田
獵之馬田馬齊其足取其追逐之疾也乃田於渭水之
陽終見太公坐茅垂釣於水濱以漁今謂捕魚也本作
漁此蓋省文耳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
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文王下車勞撫而問之曰子亦樂於捕魚邪太公對曰
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所

以也太公本姜姓名尚字子牙其先封於呂故又曰呂尚文王遇之渭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父也故又號曰太公望後為太師又號師尚父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問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對曰釣有用權道者三祿等以權謂以餌取魚似以祿取人也死等以權謂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似重祿之下必有死士也官等以權謂魚之大小各異其用似賢才之大小各異其任也夫釣以求其所得也其情深可以觀之而所謂情者亦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

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恭不諱君其惡之乎

文王問曰願聞其所謂情者如何太公對曰泉源深而水則流水流浩蕩而魚生之情也植根深而木則長木長茂盛而實生之情也君子若情相同則親而相合親而相合乃事生之情也情者性之所發言語應對者皆情之文飾也與人言至情者亦事之至極也今臣之言至恭肆無所諱忌若其憎惡之乎此太公欲言至情恐文王惡之故先設此以嘗之也

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
文王曰唯仁德之人能容受正諫不憎惡至情吾何為

其獨惡至情如此哉

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

太公對曰緡之絲微鉤之餌明小魚來食之緡魚繫也以絲爲之詩曰維絲伊緡之絲網鉤之餌香中魚來食之緡之絲隆鉤之餌豐大魚來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

夫魚食鉤上之餌乃牽制於緡而不能脫人食國家之祿乃服從於君而不忍去

故以餌取魚不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故以香餌取魚之可殺而食之以爵祿取人人可盡而

用之以家而取人之國則其國可拔而有之以國而取人之天下則天下可盡得而服之

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々昧々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

嗚呼嘆辭太公又嗟嘆而言人衆之曼々綿々者其叢

聚雖盛後必散亂而莫救曼々綿々言其枝葉之近施

脩廣也如夏桀昆吾草顧一本而生三蘖其叢聚盛矣

成湯載旆秉鉞而往征之則散而莫救人君能嘿々昧

々遵養時晦其後光華昭著必遠被矣嘿々昧々欲其

韜光隱迹以成就夫遠大者此文王所以不大聲色不

長憂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其後如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上矣又言微妙哉聖人之德誘入而入

歸之也德誘如孔子循循然善誘人之誘惟能以德誘人而人心之歸自不容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以德誘之乎聖人以德誘人不大聲色此衆人所不能見而樂之而聖人獨見獨樂之耳聖人之慮天下各歸其次而立收斂人心之法焉次舍也言人心各有所歸之處聖人當立收斂人心之法而不使之他適也收斂人心之注即下文仁德義道也一本作時斂未知是否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

文王問立收斂人心之法何如而天下來歸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上利者則失天下

太公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君能與人同天下之利者則必得天下專擅天下之利而不與人共之者則必失天下愚謂孔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太公聖人之流而首以利言何哉蓋利者將欲利乎入也將欲利乎天下也若能利人能利天下而存夫天理之公何爲而不可若夫擅一己之私而惟欲利乎已此孔子所以罕言孟子所以不言也太公之言其有旨歟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天有歲時地有貨財得其時能與人同之得其財能與

人共之者謂之仁仁之所在天下來歸之

與人同愛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與衆人同其愛同其樂同其所好同其所惡此義也義

之所在天下來赴之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却此義也

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凡人莫不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如生財有大道是也生財有道故人歸之太公言利而終歸於仁德義道豈不博哉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文王再拜太公而言曰信哉敢不受上天詔誥之命乎乃載太公與俱歸立為師號為尚父

盈虛第二

盈虛者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氣化盛

人事治為盈氣化衰人事失為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然而廣六其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如此者何也其君入者賢不肖不同等乎其天時變化之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太公對曰人君不肖則國家危殆而生民擾亂人君賢聖則國家安寧而生民治平禍福在人君之所致不在乎天時也謂人事動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矣

王曰古之聖賢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古聖賢之君可得而聞乎太公對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古之世所謂賢君也堯帝嚳之子姓伊祈太氏初為唐侯外為天子都平陽國號唐堯其謚也以身臨天下謂之王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珠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滌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墮臺榭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

文王問曰帝堯之治天下如何太公對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以為飾錦繡文綺不以為衣奇怪珠異之物不視於目玩好之器不以為寶滌佚之樂不聽

於耳宮之墻垣與屋室不施堊白之色堯榭椽楹不斲斲為文采茅茨徧滿庭前而不剪除堯屋棟以茅瓦也榭榭也秦名為椽周名為榭魯名為榭楹柱也茅草名茨藜藜也

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粉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

以鹿皮之裘禦冬寒以布衣掩形體粗粉梁米為飯以藜藿之菜羹而食之梁穀名似粟米而大河北冀州之地有赤梁穀白梁穀是也藜草名即落藜也初生可食

藜藿之小者又曰藜之葉也不以宮室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之治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其孝慈者

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吏有忠正奉法者尊崇其爵位有廉潔愛人者重厚其俸祿民有孝父母慈孤幼者則愛之敬之盡力於農而蠶桑者則慰之勉之旌別淑善邪慝之人表其門閭使善者勸而惡者懲也

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贖禍亡之家

平其心志正其禮節以法度禁止姦邪詐偽平日所憎惡者有功必賞平日所親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之人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又賑濟贖養有禍患

喪亡之家

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其自奉於已也甚微薄其賦役於民也甚寡少故萬民富足歡樂無飢餓寒凍之色百姓感戴其君如日月親愛其君如父母文王聞之乃曰大哉此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國務者治國之大務如篇內所云愛民之道是也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大務欲使爲主者尊爲百姓者安爲之奈何太公對曰治國之大務愛民而已矣文子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問曰所謂愛民奈何太公對曰均以田宅之利而勿傷害之綏以成全之道而勿毀敗之授以生養之方而勿殺伐之厚以賜與之恩而勿侵奪之慰其安樂之心而勿勞苦之成其喜悅之意而勿忿怒之此曰生而勿殺下文云無罪而罰則殺之是生而勿殺乃生而勿殺也今正之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

則喜之

文王問曰敢請解釋其故如何故者已然之迹也太公對曰民不失蠶桑之務則利之也農不失耕種之時則成之也薄其賦歛之物則與之也儉宮室臺榭而不復使則樂之也爲吏者清白不苛刻擾害則喜之也按上文言愛民有六事今不釋生而勿殺者恐遺之也

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耕種之時則敗之賦歛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

民失其蠶桑之務則害之也農失其耕種之時則敗之也民無罪而行罰則殺之也重賦歛之物則奪之也多營造宮室臺榭以疲勞民力則苦之也爲吏者昏濁苛

刻擾害其民則怒之也

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故善治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見其飢餓寒凍者則爲之憂見其勤勞困苦者則爲之悲賞罰如加自己之身賦歛如取自己之物此乃惠愛人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

大禮者論君臣之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名篇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沈臨而無凌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

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對曰爲君上者唯欲其臨民爲臣下者唯欲其沈伏臨民而無遠於尺沈伏而無隱於君爲君上者唯欲其普遍爲臣下者唯欲其安定普遍則天也安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君臣大禮之所以成也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問曰人主之位如何太公對曰安徐而靜不妄動也柔節先定不剛猛也善與而不爭惠施流布也虛心不自滿也平志不私曲也待物以正不偏黨也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
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神明之德正靜其極

文王問曰人主之聽如何太公對曰聽其言勿妄而許
之勿逆而拒之許之則失吾心之守拒之則閉塞吾耳
之聽如高山在前仰之而不可盡也詩經作仰止止語
助辭此對下文深淵度之而言恐只是之字深淵在前
度之而不可測也言人主之聽無有窮盡事變之來不
可測量神明之德正而且靜乃其極也心者人之神明
號曰天君而耳目司聽目司視皆從令者也吾心神明之
德以正靜爲極而耳目之視聽自無非僻之干矣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

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
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問曰人主之明如何太公對曰目貴乎明耳貴乎
聰心貴乎智明無所不見也聽無所不聞也智者心之
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君以天下之目視
則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所不聞以天下之心
慮則無所不知輻湊並進則人主之明不壅蔽矣湊當
作輳輳輳車輳共一轂也

明傳第五

明傳者以至道之言明傳之子孫也取書中明傳
二字以名篇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

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

昔者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發武王名也文王嗟嘆而言曰嗚呼今天將棄予故使予有疾也周家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如何舊本屬汝作屬汝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之屬今從之

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太公曰王今何所問文王曰古先聖人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而聞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太公對曰見善不行而反生怠惰之心時至不行而反有疑惑之意知其事之非不能避而反處之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

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柔而能靜則有守恭主容敬主事恭而能敬則處已接物皆能謹強而能弱則有容忍而能剛則有爲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

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故義勝乎欲者則國昌欲勝乎義者則國亡敬勝乎怠者則獲吉怠勝乎敬者則必滅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天埋之公也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乃人欲之私也敬者整齊收斂主

一無過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怠者心志怠惰
處已接物皆不能致謹也

六守第六

六守者以仁義忠信勇謀六者守之而不失也以
書內有六守二字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
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文王問太公曰凡國君主民者其所以失國與民者何
也太公對曰人君不能謹其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不可不致謹耳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
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文王問曰所謂六守者何也太公對曰一曰仁仁者本
心之全德也二曰義義者處物而得其宜也三曰忠忠
者盡已之心也四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五曰勇勇者
用也共用之謂勇六曰謀謀者計也慮難之謂謀此謂
之六守

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
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
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文王問曰謹擇六守者奈何太公對曰富之以財而觀
其無犯貴之以爵而觀其無驕付託之重任而觀其無
轉使之有所作為而觀其無隱危之以險難而觀其無
恐問之以事變而觀其無窮

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富之以賤而不犯者仁也仁者存夫天理之公故富之而不犯貴之以爵而不驕者義也義者心有裁制而勵事得宜故貴之而不驕付託以重任而心不轉移者忠也忠者盡心以事君故付之而不轉使之有所施為而無隱者信也信者凡事以實故使之而不隱危之以險難而不恐者勇也勇者敢於前進故危之而不恐問之以事變而不窮覺者謀也謀者善於籌度故事之而不窮此皆用人之術故曰謹其所與也

人君無以三寶借與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國者失其威矣

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

文王曰敢問三寶如何太公對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為農者一其鄉則穀食足為工者一其鄉則器用足為商者一其鄉則貨財足三寶各安其所之民乃無他厲農工商無使亂處其鄉無使亂聚其族

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臣無使富於君都無使大於國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人君所居曰國若六守長則君乃昌盛三寶全則國乃安

寧

守土第七

守土者保守吾國之土疆也文王問守土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

文王問太公曰守吾國之境土奈何太公對曰無疏遠其九族之親無怠慢其天下之衆撫綏其左右之人控御其四方之士

無借人國柄借入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墜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墜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

為江河涇之救災災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無假借人以國柄國柄即政柄也借人國柄則失其威權無掘壑而附丘壑深谷也丘六年也壑已深矣而又掘之丘已高矣而又附之如有權寵者而又以權寵與之後則不可制也無舍本而治末中國本也四夷末也農桑本也技巧末也不治中國而治四夷則內虛矣不務農桑而務技巧則無儲矣日至中天必熾熱而墜墜暴乾也操刀者必欲其割執斧者必欲其伐日至中天而不墜是謂失時矣操刀而不能割則失便利之期矣執斧而不能伐賊人將來害之矣涓涓之水不能壅塞後來將為江河而不可制矣涓涓水流貌涇下之火不能救止後來將成炎炎之勢而無可奈何矣涇下火光

也兩葉初生而不能除去後來將用執斧柯而伐之矣
皆言其時之不可失而事之不可不早圖也
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
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
害而不終於世
是故為人君者必欲從事於富若不富則無以為仁有
者非止於富國在於富心也民富則為仁矣所謂禮義
生於富是是也孔子適衛答冉有之問亦曰富之而後
教之若民貧則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人君不施與
則無以合九族之親疏其九族之親則國有害失其天
下之衆則國必敗無假借人以利器假借人以利器則
為人所害而不令終於世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喻人君不可以權假人以權假人反為人所害如主
父見囚於李兌胡亥見殺於趙高之類是也

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
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

文王問曰何謂仁義太公答曰敬其衆而不怠合其親
而不疏敬其衆則一國和合其親則九族喜此所謂仁
義之紀仁主於愛義主於宜故以敬其衆合其親言皆
仁義之用非仁義之體也

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
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無使人侵奪汝威即權也首曰無借人國柄中曰無
借人利器此曰無使人奪汝威甚言其權之不可失也

主權一失則如三家之於魯六卿之於晉矣此太公所
以拳拳而致誠也因其入心之明順其天道之常順者
任之以德如小邦懷其德是也逆者絕之以力如伐崇
而是絕是忽是也人君能敬其事而無疑則天下之人
心和服矣孔子論道千乘之國而首曰敬亦此意也

守國第八

守國保守國家之道也文王問守國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
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

文王問太公曰人君保守國家其道奈何太公對曰君
今齋將告君以天地經常之理四時之所生及仁聖隱
見之道民機發動之情

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
天下有民聖人牧之

文王乃齋七日北面再拜太公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
時以成歲地生萬物以養人天下有民聖人爲君而司
牧之

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
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
以爲天地經紀

故春道主生萬物得以榮夏道主長萬物得以成秋道
主斂萬物得以盈冬道主藏萬物得以靜萬物盈則藏
藏則復起而生衆人莫知其所以終莫知其所以始聖
人配之以爲天地之經以爲天地之紀經謂經緯從者

為經橫者為緯紀謂網紀大者曰網小者曰紀
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故天下治仁聖之在側微者皆隱蔽而不見天下亂仁
聖之士皆出撥亂世而反之治至道其如此也如夏亂
而伊尹出殷亂而太公出是所謂天下亂而仁聖昌也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
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所寶者固大矣因其恒常之道
而視之則民安上言所寶下言安民其國家之寶乎
夫民動而為機機一動而有得失則爭矣
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
其常莫進而爭其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陰兵刑也陽德澤也陰慘而陽舒陰殺而陽生民機動
而爭故發之以陰會之以陽謂刑以伐之德以合之也
聖人為之先唱而天下從而和之凡物極則反其常故
莫進而與之爭莫退而與之遜務得其中和之道守國
若能如此則與天地同光矣

上賢第九

上賢者以賢者為上以不肖者為下也以書內有
上賢二字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以何者為上何者為下何所取
何所去何所禁何所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侈奢故王

人者有六賊七害

太公對曰以賢爲上不肖爲下取誠信之士去詐僞之
人禁暴亂之端止奢侈之心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不
可不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日臣有大作宮室
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

文王曰願聞其道如何太公曰夫所謂六賊者其一曰
臣下有大作宮室池榭以遊觀倡樂者則傷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
王之化

次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之業任氣游俠犯歷國之法禁
不聽從吏教者則傷王之化

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次三曰臣有交結朋黨壅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
權

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
王之威

次四曰士有抗志不屈自負高節以爲氣勢外則私與
諸侯交結不自重其主者則傷王之威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次五曰臣有輕人君之爵位賤有司之職任耻與君上
犯難而前者則傷功臣之勞

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

次六曰強大之宗相侵相奪陵侮貧弱之民則傷庶人

之業

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

所謂七害者其一曰無智畧權謀之人而重之以賞尊之以爵故強勇輕戰者皆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此等之人爲將

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

次二曰有虛名無實行出入造爲異言掩人之善揚人之惡進退爲巧好之事王者慎勿與之同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次三曰質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虛名言無欲以求厚利此虛偽之人也王者慎勿近之

四曰苛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

次四曰苛異其冠帶卓偉其衣服廣博其聽聞辯給其言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可觀窮居靜處而誹謗時俗此姦邪之人也王者慎勿寵之

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
次五曰讒佞之人務於苟得以求官爵果敢之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

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

次六曰務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之物而傷害農事王者必禁之

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次七曰偽方異技及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善之民王者必止之偽方異技巫蠱左道如漢武時李少君文成五利謬忌董偃之流及巫蠱之禍是也

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

六故民不盡力於農畝非吾國之民也士不誠信以事上非吾國之士也臣不能忠諫其主非吾國之臣也吏不均平靜潔而愛人非吾國之吏也相不能富國而強兵調和天地之陰陽以安定萬乘之主又不能正群臣使吏不邪枉定名實使無虛偽明賞罰使善惡分樂萬民使不失業非吾國之相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龍陽物也故以比王者之道龍首居高而遠望視深而聽審示其形使人知所畏隱其情使人不可測又若天之高遠而不可窮極也又若淵之深浚而不可度量也

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其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故其人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其人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若漢元帝之於弘恭石顯是也其勢若不能行敵

其國乃強盛而不可制矣文王曰公言善哉

夫不舉賢第十

不舉賢者舉用賢才也以文王問舉賢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殆亡滅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

太公對曰舉賢而不能用是有舉賢之虛名而無用賢之實效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文王問曰其失安在太公對曰其失在人君好用世俗之所稱譽者而不得其真賢也

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文王問曰此說何如太公對曰君以世俗之所稱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世俗無知人之明所

譽者未必賢所毀者未必不肖人君不能別白則多樹朋黨者進少樹朋黨者退如此則群邪相比周而隱蔽賢人忠盡之臣皆死於無罪姦詐之臣以虛譽取君之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家亦不免於危亡矣
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文王曰舉賢之道奈何太公曰將與相分職而各以其官名舉人按其名以責其實選取人才而考試其能否使實必當其名名必當其實名實相孚則得舉用賢才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賞罰者賞有功而罰有罪也以文王問賞罰之道

故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爲之奈何
文王問太公曰賞賜所以存勸善之道刑罰所以示懲惡之道吾欲賞一人以勸百人罰一人以懲眾人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賜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太公對曰大凡用賞者貴乎信用罰者貴乎必賞信罰必於吾耳目之所聞所見則耳目所不聞不見者莫不

陰爲之變化矣夫誠暢達於天地通徹於神明而况於
人有不化之者乎

兵道第十二

兵道者用兵之道也以武王問兵道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

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始稱王武謚也昔日武王問太

公曰用兵之道何如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

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

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太公對曰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誠實而專一也

惟其誠實而專一故能獨往獨來猶言獨出獨入謂無

敵也昔者黃帝有曰一者階於道謂道不過乎一也幾

於神謂神不越乎一也用之在乘其機顯之在因其勢

成之在君之心故聖王號兵爲凶惡之器不得已而後

用之

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

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兮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今商王受但知國之存而不知國之亡但知身之樂而

不知身之殃夫所謂存者非泥於存也在乎能慮其亡

大耳所謂樂者非耽於樂也在乎能慮其殃耳今王已慮

及其源又豈憂其流乎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

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

武王問曰若兩軍相遇彼不可得而來此不可得而往
各設固守之備而未敢先發我欲襲而取之不得其便
利當爲之奈何

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
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
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太公對曰吾外若亂而內實整示以飢而實飽內實精
而外若鈍使士卒一合而一離如無節制一聚而一散
如無統紀陰秘其攻戰之謀深密其發動之機高其壘
壘使不得而入隱伏其精銳之士寂若無聲使不得而
測敵既不知我所備彼欲其西吾則襲其東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

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王曰敵人若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將爲之奈何太公
對曰兵家取勝之術務要密察敵人發動之機而速乘
其便利復要疾擊其不意乃可勝也

六韜直解卷第一

六韜直解卷第二
武韜
發啓者開發啓迪其憂民之道也取書中發字啓
其憂民如何
文王在鄴召太公問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如何
嗟嘆而言之也公尚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如何
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
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六韜直解卷第二

武韜

發啓十三

發啓者開發啓迪其憂民之道也取書中發字啓

其憂民如何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

憂民如何

文王在鄴召太公問曰嗚呼今商王暴虐已極罪殺

無辜之人如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之類所以文王

嗟嘆而言之也公尚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如何

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

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夫太公對曰王其脩德以下賢士子惠兆民以觀天道天
道無殃不可先倡而爲之入道無灾不可先謀而起之
必見天殃又見入灾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
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
乃知其情
必見上天之降殃又見下民之生灾乃可以謀而爲之
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雷春凋秋榮之類
是也人災如五谷不熟饑饉荐臻盜賊滋熾姦宄竊發
之類是也陽顯明之地陰幽暗之處顯明之地所爲者
皆暴虐之事幽暗之處所爲者皆深惡之行乃知其心
之昏惑也必見其外之所行又見其內之所養外之所
行者皆賊虐之政內之所養者皆邪僻之非乃知其意

之迷亂也如紂外則殺忠賢而賊諫輔內則肆醜昏而
耽色慾心神昏惑志意迷亂從可知矣必見其疏遠者
離叛又見其親近者放逐乃知其情之向背也如紂遠
則江沱汝漢之間悉從文王之化近則微子去箕子奴
人情之向背亦從可知矣

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
其強強可勝也

行其道道可得而致也從其門門可得而入也立其禮
禮可得而成也爭其強強可得而勝也

全勝不闔大真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
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
攻無澆慝而守

全勝不在戰鬪在勝於無形六兵無欲傷殘在完吾土
何衆能勝於無形而兵無傷殘是其智與鬼神通所以重
言微哉微哉而嘆其妙也與人同病而相救援同情而
相成就同惡而相扶助同好而相趨向故無甲兵而能
勝人無衝機而能攻擊無濬塹而能固守衝衝車從旁
其衝擊者也機弩牙也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
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

大智人不見其智大謀人不見其謀大勇人不見其勇
大利人不見其利利天下者天下之人皆開啓之害天
下者天下之人皆閉塞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

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
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其取天下
者若追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濟水既
濟則皆同得其利若敗則皆同受其害如此則天下皆
有以開啓之無有以閉塞之也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
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
人君無取於民者其實取民者也取於民者奪民之利
也取民者得民心之歸也民心歸豈有不利者哉所謂
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也故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
於國者國利之無取於天下者天下利之民利之者民

歸之也國利之者一國歸之也天下利之者天下之人
歸之也民歸之一國歸之天下歸之此所以天下啓之
也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鷺鳥
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故道之妙在衆人之不可見事之密在衆人之不可聞
勝之巧在衆人之不可知微哉微哉嘆其妙之至也鷺
疾之鳥將有所擊必卑飛而收斂其翼威猛之獸將有
所搏必弭耳而俯伏其身明聖之人將有所動必有如
愚之色此蓋欲文王遵養時晦以待之耳
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
今彼有商之君衆口互相惑亂紛紛渺渺好色之心無

有窮極此乃亡國之證也紛々紊亂之貌渺々無窮之
貌

吾觀其野草管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
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吾觀其田野草管勝五穀吾觀其人衆邪曲勝正直吾
觀其爲吏者惟務暴虐殘疾敗亂國之刑法上下皆不
覺悟此乃亡國之時也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
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大明日也大明發而萬物皆得其照大義發而萬物皆
得其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其心大哉聖人之德有人
所不及聞見而已獨聞獨見自得其樂哉

文啓十四

文啓以文德起迪其民也蓋取書中之義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畜萬物皆得何
畜何憂萬物皆適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所守太公對曰何用憂而何用
畜乎萬物皆可得也何用畜而何用憂乎萬物皆可適
也畜吝也適聚也詩曰百禄是適集傳訓聚
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可王其知其移聖人守此而万
物化何窮之有終而主始
政之所施而人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而人莫知其移所
謂聖人無爲而成治天道無爲而成事也聖人守此無
爲之政而万物自化而爲善何有窮盡亦如天道之終

而復始循環無極也

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
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

其優游自如之貌兼上文而言聖人之所以無爲者優游
則自如耳故當展轉求之展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欲其
反覆而求之也求而能得之不可不藏之於密既以藏
之於密又不可不行之於人既以行之於人勿復自彰
明之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

古夫天地惟其不自明也故能長生万物聖人惟其不自
明也故能名譽彰顯醫書有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
不自明故日月得而明也若天之精氣呈露而自明日

月亦不能明矣謂天地隱德弗耀而万物得以長生聖人隱德弗耀而名譽得以彰顯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
上古聖人聚人而為之家聚家而為之國聚國而為之天下分封賢德之人以為萬國諸侯命之曰大紀大紀者國家之六綱紀也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敷陳其政事教化順從其民之風俗使群曲皆化為直而變於形容萬國風俗雖不通各得樂其所人皆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大定者天下之大平定也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嗚呼嘆辭嗟嘆而言聖人務靜以待之賢人務正以率之愚人不能正以率下故與人必爭上之人勞則刑罰繁多刑罰繁多則民心生憂民心生憂則思流離逃亡上下皆不能安其生而累世不能休息命之曰大失大失者國家之政令大失也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天下之人情譬如流水濇障之則停止開啟之則通行靜澄之則潔清
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

又嗟嘆而言嗚呼神妙哉聖人既見其物之始則知其物之終謂見其民之所以始則知其民之所以終也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曰聖人務靜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天有恒常之形體民有恒常之生意天之常形謂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冬而藏也民之常生謂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斂冬而息也能與天下共其生之理而天下自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太上者因民而成治其次者用化以成俗夫民化於下

而從人君之政是以天道無爲而成事猶物也民無所與而自致富謂不奪其時薄其賦斂使民安其田野家給人足是無與而自富此乃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之所懷當早夜念之而不忘用以爲治國之常道也

文伐十五

文伐者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以

文王問文伐之法故取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

文王問太公曰以文伐人之法奈何太公對曰凡文伐

有一十二節

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

必能去之

一曰因其彼國之所喜好以順從其志意彼將生驕慢之心亦必有好事自起吾誠能因之彼必能去之如智伯喜地韓魏因而與之東胡喜馬鼻頰因而獻之是也

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

次二曰親其彼國之所愛者以分其國威一人而懷兩心其中必衰衰弱若廷無忠臣以諍之社稷必至於危亡矣如張儀入楚楚欲殺之儀賂靳尚說鄭袖而免之因勸楚與諸侯連衡以事秦之類是也

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次三曰陰賂彼國之左右近臣得其情與我甚深彼身

雖在內而情却在外其國必將生害矣如秦人賂趙之郭開越人賂其之白嚮是也

四曰輔其深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

次四曰輔其深樂以廣其荒怠之志厚賂以珠玉娛之以美人卑其辭而委聽於彼順其命而求合於君彼將不與我爭而奸節乃定矣如越以西施獻其列士以上皆有賂是也

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誓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次五曰嚴敬其忠臣而薄其賂賂誓留其來使勿聽信其事亟為置代而遺以誠事求與親而信之其君將復

來合之誠能嚴之國乃可得而謀也
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
次六曰收其內臣而離間其外臣使才臣在外陰相於
我而敵國得之於內其國鮮不亡者一本作收其外
間其內才臣內相敵國外侵國鮮不亡謂收其外臣而
間其內臣使才臣在內相之而敵國在外侵之其國鮮
有不亡者如秦使張儀相魏而以兵伐之魏終以亡是
也
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
輕業而蓄積空虛
次七曰欲禁錮其心必厚賂之以利收其左右忠愛之
人結其心使爲我謀也結其心而因示之以利使彼輕

其業而蓄積空虛耳

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
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
次八曰賂其臣以重寶因與之通謀之而又利之彼貪
利而必信於我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能爲我之用有
國而外如此其地必至於敗矣
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
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
次九曰尊之以重名無艱危其身示以大勢從之以必
信致彼自大自尊先爲之榮顯而微飾以聖人其國乃
大偷矣
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兼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

乃徵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
次日曰下之必信以得彼國之情承順其意以應彼國
之事如與之同生言其情好之密也既以得彼之情乃
徵收之時及將至其國必敗若天喪之也或曰下之必
信下字乃示字之誤也未知是否
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興富惡危與咎陰示六
尊而徵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替士
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
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
次十一曰塞之以其道為人臣者無不重貴與富而惡
八危與咎陰示以大而且尊徵輸以重寶而賂之收其豪
傑之心內之所積者甚厚而吾自外為之陰內有智之

士使圖其計納勇力之士使高其氣使彼富貴甚足而
常有繁滋吾之徒黨以具是謂塞之之道有國而人
塞之安能有其國也亦
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
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
次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其心進美女淫聲以惑其志
遺良犬馬以勞其形時與大勢以引誘之上察其勢而
與天下共圖之上察以卜筮有闕文誤字
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已上十二節全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理
徵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愚謂文王之所以為
文者純亦不已而已緝熙敬止而已雖興兵而伐密伐

崇亦順帝之則而已故詩稱之曰無然畔援無然訖美
誕先登于岸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所謂詐謀詭道豈文王之所用心哉古之聖人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顧不義之事文王肯
爲之乎文王以太公爲師而問文伐之法太公喋々以
謀詐告之亦獨何心哉不惟文王厭聽而太公亦難於
啓齒矣以文王之世周召方興二南之化而太公以此
詐謀啓之春秋戰國之時又將如之何哉嗚呼此書之
所以難盡信也先儒亦曰尚父本有道者謀言兵二百
三十一篇豈近世有爲太公術者所增加歟今以此篇
文辭考之的非三代聖君賢相授受之言恐是周史依

倣而爲之耳學者宜詳辯之

順啓第十六

順啓者順天下人心而啓導之也此亦取書義以
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
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
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
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
可以爲天下政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治天下太公對曰量之大
覆蓋天下然後能包容天下一本作天蓋天下非也信
之至覆蓋天下然後能約束天下仁之極覆蓋天下然

後能懷服天下恩之盛復蓋天下然後能保守天下權
之道履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舉事而不疑或則天
運亦不能移時變亦不能遷此六者全備然後可以為
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
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微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
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故利益天下者天下開啓之虛害天下者天下閉塞之
生養天下者天下皆德之殺戮天下者天下皆賊之能
微天下者天下皆通之窮困天下者天下皆仇之安之
天下者天下皆恃之危殆天下者天下共災之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能處之

三疑第十七

三疑者欲攻強離親散衆恐力不能而疑之也以

武王問三疑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

衆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建立大功有三疑焉恐力不能攻

彼之強離彼之親散彼之衆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

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

太公對曰因之慎其謀用其財耳夫攻強者必養之使

盛強益之使奮張彼太強者必然摧折太張者必然缺

壞故攻強者必以強離親者必以親散衆者必以衆此皆因其勢而利道之耳

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

凡謀之道以周密為寶設之以事機玩之以貨利彼爭心必起矣

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

欲離其親信必因其所愛之臣與其寵幸之人與之以所欲示之以所利因以疏而遠之無使其人得志於國

彼國之人貪利甚喜則其疑乃止矣如秦人賂郭開以間廉頗李牧於趙賂晉鄙之客以間信陵君於魏是也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氏之害

凡攻人之道必閉塞其彼之所明而後可以攻彼之強

毀其大殘大賊以除民之患害大字下疑有闕文

滌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

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

滌之以美色啗之以厚利養之以滋味娛之以聲樂既

離間其親必使又遠其民勿使彼知其謀扶而納之莫

使彼覺其意然後事可得而成

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餼食之從而愛之

惠施於民必無愛惜其財民如牛馬當頻數餼食之然

後從而愛之

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

天下

心以開啓其智智以開啓其財財以開啓其衆衆以開啓其賢賢者有人開啓是以能王天下○愚按此篇文旨大抵言欲攻強離親散衆在慎謀用財而已故下文喋々言謀言財與文伐篇十二節意味頗相似然此篇簡編又多錯亂恐亦後人依倣而爲之者歟

六韜直解卷第二

心以開啓其智智以開啓其財財以開啓其衆衆以開啓其賢賢者有人開啓是以能王天下○愚按此篇文旨大抵言欲攻強離親散衆在慎謀用財而已故下文喋々言謀言財與文伐篇十二節意味頗相似然此篇簡編又多錯亂恐亦後人依倣而爲之者歟

六韜直解卷第三

龍韜

王翼十八

王翼者王之羽翼也所謂腹心謀士天文地理兵法通糧奮威伏金鼓股肱通才權士耳目爪牙羽翼遊士術士方士法禁凡一十八等共用七十二人此但言其行師之際在將之左右者七十二人名雖不同其所以羽翼王者則一故總以王翼名

二人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而出必有股肱羽翼之人以

成王之威神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
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
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万事畢矣
太公曰凡舉兵動師以將爲司命司命者在乎通達不
只守一術因其人之所能而授之以職各取其所長隨
時變化以爲之大綱小紀故爲將者有股肱羽翼七十
十二人以上應天道天有七十二候故將有羽翼七十
二人備數如法便審知命理命賦之於天理散之於事
理即一物各具一太極者也命即万物體統一太極者
也其實一理而已古人行師之際亦要審知命理其不
苟也如此至於殊能異技亦要悉備而萬事可畢矣

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
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

武王曰請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爲腹心者一人主贊
襄籌策應答倉卒揆度天象消弭變異總覽籌謀以保
全生民之命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崩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
疑定可否

有智謀之士五人圖謀安危之道思慮未崩之事議論
人之德行才能明白功罪之可賞可罰授官位使當其
職決事之嫌疑定事之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
心去就之機

通天文者三人主司星象曆數審候風氣之逆順推測
時日之吉凶替考符驗校量災異以審知天心去就之
機

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
不失地利

識地利者三人職主三軍行止之形勢及利害之消息
地利之遠近地形之險易水之乾澗山之阻艱而不失
地之便利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

曉兵法者九人主講論形勢之異同行事之成敗簡選
練習所用之兵器刺舉軍中之非法

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

乏

通糧者四人主計度飲食備預蓄積通糧餉轉輸之路
致五穀之至命三軍不至於困乏

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奮揚威武者四人主簡擇才力之士評論兵革如風之
馳如電之掣使之不知其所由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
出入若神

攝伏旗鼓者三人主攝伏旗鼓明三軍之耳目鼓所以
明耳旗所以明目言三軍之衆視不相見故明之以旗
言不相聞故明之以鼓或詭符印使之不可知或謬號
令使之不可測暗忽往來出入如神使敵莫能窺我之

形也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濬整治壁壘以備守禦

爲股肱者四人主任重職持難事脩理濬整治壁壘以備守禦之具

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

通才者二人主拾上之遺補上之過應偶隣國之賓客

使與之論議談語以消災患解結聚

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知權變之士三人主行奇謀譎計施設殊異之事而非人所不能識行無窮之變法

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

爲耳目者七人主往來聽人之言視其變動觀覽四方

之事與軍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爲爪牙者五人主奮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險難攻銳兵而無所疑慮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爲羽翼者四人主播揚名譽震懼遠方動搖四境以弱敵人之心

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爲遊士者八人主伺敵之姦候彼之變開闔人情之向

背觀視敵人之意以爲間諜

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

爲術士者二人專主爲譎詐之術依託鬼神以惑亂敵

國衆人之心
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爲方士者三人專主百藥以治療命瘡以痊萬病
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能法筭者二人專主計會三軍營壘之廣狹糧食之多寡及財用出入之數

論將十九

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武王問太公曰評論將帥之道奈何太公對曰爲將者有五材有十過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武王曰敢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所謂將之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者果敢故不可犯智者多謀故不可亂
仁者惻隱故能愛人信者以實故不可欺忠者盡已故無二心
○愚按太公論材以勇以首孫子論將以智爲先太公終之以忠孫子終之以嚴何也夫爲將之道雖有五而其要則在智勇二者而已勇而無智則輕死是闔將也智而無勇則心怯特謀將也孫子論計故以智爲先謀定而與人戰則勇有所施太公論材故以勇爲首勇決而謀於成則智有所用故勇必以智而後成智必以勇而後行然無仁則失之殘忍而士衆之心離無

信則失之欺蔽而上下之情隱故智勇必以仁信輔之也中庸論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而行之以誠誠者信之極也太公終之以忠忠爲將者不能盡乎已而有二心也二其心則事不成矣孫子終之以嚴恐爲將者失於姑息而愛克厥威也愛克厥威則允罔功矣太公孫武之言各有攸當可參互考之不可執一論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所謂將之十過者有勇敢而輕於死者有性急而欲速者有貪婪而性好利者有仁而不忍於傷人害物者有

智而心怯懦者有信而喜於信人者有性廉潔而不肯愛人者有智而心緩慢者有性剛而自用其能者有懦弱而性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勇而輕死者可暴而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而待之也貴字一本作賂言貪而好利可賂而誘之也仁而不忍人有可勞而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而辱之也信而喜信人者可用言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而慢之也智而心緩者可襲而取之也剛毅而自用者可

以事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以計欺之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故兵者國家之大事，存亡之道，與三軍之命皆在於將。將者國家之輔佐，先世聖王之所重也。故人君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故曰：兵不得兩軍皆勝，亦不能兩軍皆敗。兵出吾之國，踰人之境，不出十日之外，不有喪亡其國者，必有破軍。殺將者，武王曰：公言善哉。

選將第二十一

選將者簡選士之能者而任之，為將。蓋取書中之義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之人，欲知士之高下，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讜本衆情，作中情，下同有賢而不肖者，作有似賢而實不肖者，當從之。○太公對曰：夫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事有外似賢而內實不肖者。

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

舊本作精精而無情者當從之○有性溫和良善而反
爲盜者有外貌恭敬而心怠慢者有外若廉謹而內無
恭敬者有精精然誅細而無情實者有湛湛然澄清而
內無誠信者

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吝而不信者
有恍惚而反忠實者

有好謀應而無決斷者有外如果敢而內實不能者有
外貌慳吝然專愨而內不信者有恍惚然多所遺
忘而反內忠實者

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
者有嗃々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
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

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有心好詭激而作事反有功效者班固敘事詭激疑與
此詭激之義同謂毀人之短揚人之長也有外勇敢而
內怯弱者有貌肅肅然恭敬而反輕易人者有嗃々然
威嚴而反沉靜專愨者有勢虛形弱而出外無所不至
無使不成遂者此等之人天下衆人所賤而聖人獨貴
之也聖人官人因其材而任之凡人所以不知也非有
知人之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
而爲人賤之耳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
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
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

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問曰人之賢否何以能知之太公對曰欲知其賢否有八事徵驗之初一日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細次二曰窮究之以辭以觀其權變次三曰與之以間諜之言以觀其誠實次四曰明白顯問無有隱情以觀其德行次五曰使之以財貨以觀其廉潔次六曰試之以女色以觀其貞正次七曰告之以患難以觀其勇敢次八曰醉之以醇酒以觀其態度八徵皆全備則賢不肖可分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立將者建立大將也武王問立將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

武王問太公曰建立大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凡國家有患難君避去正殿召將而詔告之曰社稷之安與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守臣職願將軍帥師以應之

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越

將既受君命乃命太史卜之王乃齋三日往太廟鑽靈龜卜問吉日以授其斧越越與鉞同

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搦越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人君入廟門內西面而立就主位也大將入廟門內北
面而立就臣位也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將以其柄曰從
此上至於天者將軍制之鉞揚也有向上之義故以天
言授鉞而以柄者欲致果決於人也

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君復操斧持其柄授將以其刃曰從此下至於淵者將
軍制之斧威也有俯下之義故以淵言授斧而以刃者
欲致果決於已也

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
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
辯說為必然

見其敵之虛則前進見其敵之實則且止勿禁止之辭

勿以三軍為衆盛而輕易敵人勿以受人君之命為重

而期以必死勿以自己之身尊貴而卑賤他人勿以一

己之獨見而違衆心勿以辯捷之說為必然而偏聽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士衆未坐將勿先坐士衆未食將勿先食六寒六暑勿

重裘張蓋必與衆同之若能如此士衆必為之盡死力

以前進○按此篇不言推輪捧轂恐脫簡耳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

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

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

不敢將

大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之事不可從外治

之軍旅之事不可從中御之有二心不可以事奉人君
不有疑志不可以往應敵國臣既受君之命專主斧鉞之
威臣不敢生還於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若不
許臣臣不敢為將
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昔由將出臨敵決
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
於後
君已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聽聞於君命昔從大
將而出臨敵決戰無有疑二之心如此則無天於上謂
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謂下不制於地也無敵於前
無君於後謂中不制於人也
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

是故智者為之盡謀勇者為之赴鬪氣凌厲乎青雲動
於九天也疾若馳騖勢盛聲烈也故兵不用接刃而敵
自降服
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
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戰既勝於外功又立於內為吏者超遷上賞百姓皆歡
悅將帥無咎殃是故風雨應時節五穀皆豐登社稷得
安寧武王曰公言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

將威者論將之不可無威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人畏將之威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以武王問將

何以爲威故以名篇

武王問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禁止而令行

武王問曰大將何以爲之威何以爲之明何以能禁止

而令行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

行

太公對曰將以能誅其大者爲威以能賞其小者爲明

以用罰詳審爲禁者止而令者行也

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資一人而萬人喜

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

馬洗厩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

行也

故殺戮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資一人而萬人喜

說者賞之殺之貴其大者賞之貴其小者殺其當要路

權貴尊重之人是刑極其上也賞及牧牛之豎馬洗之

夫及厩養之徒是賞通其下也刑能極其上賞能通其

下此將威之所以能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勵軍者激勵軍士使前進也武王欲三軍攻城爭

先登野戰爭先赴非激勵其軍安能使之如此故

以勵軍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

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人之城爭先登戰於

野爭先赴聞金聲而止則軍怒聞鼓聲而進則軍喜爲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

太公對曰爲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三勝之目

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太公對曰爲將者隆冬不服重裘與士卒同其寒也盛

夏不操紈扇與士卒共其熱也大兩不張傘蓋與士卒

均其濕也此名曰有禮之將爲將而身不服禮則無以

知士卒之寒暑

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

知士卒之勞苦

出隘塞之險犯泥塗之艱將必先爲之下步名曰効力之將爲將而身不服力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

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

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

軍皆安定幕次將乃方就舍士卒炊者皆熟將乃方就

食軍不舉火以炊將亦不先舉名曰能止私欲之將爲

將不身服止欲則無以知士卒之飢飽

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

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繫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

先赴

將與士卒能共其寒暑勞苦飢飽三軍之衆所以聞鼓

聲則喜其進聞金聲則怒其退攻人之高城深池而夫

石繫下士卒相率而爭先登若遇野戰白刃始合士卒
踴躍而爭先赴

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寒暑
之明也

士卒非好愛其死而歡樂其傷也爲其爲將者能知士
卒寒暑飢飽之詳審而見士卒寒暑之昭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陰符者暗爲符節以通主將之意不使人知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
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倉卒之間有
緩急之事或得利或遇害吾將以近通其遠從中以應

外以給三軍之所用則爲之奈何

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六勝克敵之符長一尺
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
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
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太公對曰主與將有陰符往來相通凡八等有六勝克
敵之符其長一尺破人之軍殺人之將其符長九寸降
入之城得人之邑其符長八寸卻退敵人而報遠其符
長七寸警吾士衆使之堅守其符長六寸請糧益兵其
符長五寸吾軍敗北將帥亡歿其符長四寸吾軍失利
亡歿士卒其符長三寸符與符節之符同或以銅或以
竹爲之中分爲二右留於君左在將所有事則陰通而

合之之中... 諸奉使行符誓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 殺之... 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已上八符者主與將秘聞之所以陰通言語不漏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有聖智之人莫之能識也武王曰父言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

陰書者暗通主將之言不使人知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

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與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化謀不測之利便其事繁而且多陰符不能明之相去道路遼遠言語不得相通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太公對曰諸有陰密之事與大謀慮當用陰書不用陰符主用書遺將將用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謂分其書爲三部三部上中下分爲三分

也三發而一知者言用三人使一人各操一分相參而
不知情也此謂之陰書敵雖有聖智之人莫之能識武
王曰公言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

孫子論兵勢以轉圓石
於千仞之山喻其險而不可遏太公論軍勢以疾
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喻其速而不可禦其

義同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
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
言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敵人之道奈何太公對曰軍之勢

不因敵家之動而為之權變之道則生於兩陳之間奇與
正則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先語用兵不預言今本
勢誤作資依舊本正之

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
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

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信也兵之用者其形狀不定
倏見也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自專擅而不制於人者
兵也

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

使人得聞我之情則必議我之動靜使人得見我之形
則必謀我之虛實我之動靜彼得知之則必為所困我
之虛實彼得辨之則必為所危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故善戰者不待張吾之軍而與之戰謂潛謀密運而取勝也善除患者理於患未生之初也勝敵者見微察隱而取勝於無形也上戰無與人戰而自能取勝於彼也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
故與人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謂之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亡之後者非謂之上聖也智謀與衆人同非謂之國師也技藝與衆人同非謂之國工也
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

事無有六於必克必克者必勝於人也用無有六於玄默玄默者玄妙而秘默也動無有六於不意不意者出敵人之不意也謀無有六於不識不識者謀之深而使敵人不能知也

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夫先勝者先示怯弱之形於敵而後與之戰者也示弱於敵而設奇伏故士止用其半而功則倍焉

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

聖人徵驗於天地之動誰能知其紀極順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之盈縮而因以爲恒常之道萬物有死有生皆因天地之形也天地之動即陰陽之道也陰陽

之道即天地之盈縮也夏至一陰生至十月則純陰矣
冬至一陽生至四月則純陽矣陰而陽陽而陰此天地
之動也氣外而盈氣降而縮天地盈縮此常道也春夏
物生陽之形也秋冬物死陰之形也陰陽往來成天地
之化也聖人於是乎因之
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
不勝則止
故古人有曰未見虛實之形而與人戰兵雖衆必敗善
爲戰者處之不撓曲見有可勝之形則起見有不可勝
之形則止
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預最大三軍之災莫過
於疑

故曰無恐懼之色無猶豫之心用兵之害惟豫預不決
最大三軍之災不過生於狐疑而已猶豫狐疑解見具
子
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
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

善用兵者見利而不失遇時而不疑若失利後時而動
反受其殃禍故有智者順其時而不失其利巧者一決
而無猶豫之心

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
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
是以急疾之雷人不及掩其耳迅速之電人不及瞑其
目赴之也如驚用之也如狂當之者破散近之者滅亡

其誰能禦之

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夫將人有所不能言而我先能守之者神也惟神是以守於未言耳人有所不及見而我先能視之者明也惟明是以視於未見耳故能知神明之道者守於未形視於未萌則野無暴橫之敵對無建立之國武王曰公言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奇兵者出奇取勝應變無窮太公因武王之問而言其法如此故少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

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度其大要何如太公對曰古人之善戰者非能戰於九天之上非能戰於九地之下其成與敗皆由用兵之神勢如何耳神勢者用兵之勢神妙莫測也故得兵勢之神妙者其國昌盛失兵勢之神妙者其國亡滅

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率亂行者所以為變也

夫彼此兩陳之間出甲陳兵或縱其士卒或亂其行列者所以為變詐之道也

深草翳翳者所以遁逃也

處軍必依深草翳翳之地者所以為遁逃之計也

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
據溪水山谷之險阻者所以止敵之車禦敵之騎也
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險隘關塞山阪林木之處所以少能擊人之衆也
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水澤低坳窈冥幽暗者所以蔽匿其形也
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
清明無所隱蔽者所以鬪勇力也
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疾如箭鏃之急流擊如弩牙之發動者所以破入之精
微也精微言其謀之精詳微妙非疾戰不能破之也
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詭詐隱伏施設奇兵遠張誑誘之計者所以破人之軍
擒人之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

使吾軍四分五裂若無統紀者所以擊人之圓破人之
方也方圓皆以陳言

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
百也

因彼軍之驚駭者所以一擊人之十也因彼軍之勞倦
暮舍者所以十擊人之百也

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

用奇巧之技爲天潢飛江者所以越絕深水濟渡江河
也

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用強弩與長兵者所以欲踰水而與人戰也

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

長關遠候暴疾往來詐謬遁逃者所以降人之城服人之邑也

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

擊鼓前行使士卒謹譁混囂者所以行我之奇謀也

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

因其大風甚雨者所以擊人之前擒人之後也

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借走北也

偽稱敵人之使者所以斷彼之糧道也詐謬號令與敵

不同其衣服者所以防備彼軍之走北也

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戰必以義激之者所以勵士衆欲以勝敵也

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

尊以爵重以賞者所以勸吾用命之士也嚴以刑罰者

所以進吾罷怠之兵也

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

軍制一臣下也

一喜一怒以情言也喜則人說怒則人畏因其可喜者

喜之因其可怒者怒之不妄喜亦不妄怒也一與一奪

以爵言也有功者與之有罪者奪之不妄與亦不妄奪

也一文一武以政言也文以附之武以威之弛張寬猛

之相濟也一徐一疾以令言也徐則人力舒徐久則怠矣疾則人力詘疾久則害矣徐以縱之疾以收之禁舍開塞之得宜也凡此四者皆所以調和三軍而使之心同制一臣下而使之力齊也

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濬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處高敞之地者所以爲我警守也保險阻之地者所以爲固守之備也山林茂盛而幽穢者所以默吾之往來也深吾之濬壟高吾之壁壘積糧又多者所以欲爲持久之計也

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故曰不知戰攻之計策不可以與之言敵不能分而移之不可以與之言奇不通治亂之道不可以與之言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故曰將不寬仁則三軍不相親將不勇敢則三軍不精銳將不智畧則三軍大疑而無所恃將不通明則三軍大傾而無所依將不精詳微妙則三軍失其發動之機將不時常戒慎則三軍失其備禦之具將不能強力則三軍皆失其職而不守

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國強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之司其治同其亂得賢將者
兵強而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而國亡武王曰公言善
哉

五音第二十八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各有所應也隨其所應而制
之亦可以佐吾之勝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
乎

武王問太公曰律十二管五音之聲亦可以知三軍之
消息及勝負之決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
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

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太公對曰深妙哉王之問也夫律管有十二謂六律六
呂也六律屬陽六呂屬陰陽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也陰呂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鐘也
其要有五音謂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改易
五行之神亦道之經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勝攻不勝
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
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
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
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

古者伏羲神農軒轅王天下之時是謂三皇之世用虛

無之情以制人之剛強此時無有文字皆由金木水火
土五行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六甲之分微妙之神也
六甲之分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
壬癸屬水是也微妙之神謂木之神曰青龍火之神曰
朱雀土之神曰勾陳金之神曰白虎水之神曰玄武是
也其法以天氣清淨無陰雲風雨之日夜半遣輕騎往
至敵人之壘約去九百步外徧持十二律管當耳大呼
驚之
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
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
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武王曰善哉

有聲應管其來也甚微角聲應管當用白虎勝之角聲
屬木白虎屬金金能克木故也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勝
之徵聲屬火玄武屬水水能克火故也商聲應管當以
朱雀勝之商聲屬金朱雀屬火火能克金故也羽聲應
管當以勾陳勝之羽聲屬水勾陳屬土土能克水故也
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勝之官屬土土性重
靜故聲不應青龍屬木木克土故能勝官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兆而成敗之機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
人驚動則聽之聞柝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
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
官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而得武王問曰何以能知
之太公對曰因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柝鼓之音者為角
人柝以木為之故屬角見火光者為徵聞金鐵矛戟之音
大者為商聞人嘯呼之音者為羽寂寞無聞者為宮此五
音亦應五行乃聲色之符也色字恐誤

兵徵第二十九

兵徵者兵家勝負之徵兆也或凶或吉皆先見焉
為將者不可不知故武王以為問而太公答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
徵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於未戰之前先知敵人之強弱豫
見勝負之徵兆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
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

太公對曰勝負之徵兆精神先見於外惟明將能察之
其效驗在人謹候伺敵人之出入進退審察其動靜言
語之妖祥士卒之所相告言者

凡三軍說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
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

大凡三軍之眾心志喜說怡懌士卒皆畏懼法令敬其
將命相喜以破敵之期相陳以勇猛之事相賢以威武
之勢此盛強之徵兆也

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
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

三軍之衆頻數驚動士卒之心不相齊一相恐以敵人
之盛強相語以出師之不利耳目相屬伏言不止已衆
口交相扇惑不畏懼法令不重其主將此怯弱之徵兆
也

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濬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
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擊鼓之聲宛以鳴此得
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三軍出入進退行伍齊整陳勢堅固守以深濬高壘又
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向而指金鐸之聲
或揚以清擊鼓之聲或宛以鳴此得神明之佑助大勝
之徵兆也

行陳不周旌旗亂而相逸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

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擊鼓之
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行伍陳勢俱不堅固旌旗亂而相連逸動則逆大風甚
雨之利士卒驚恐畏懼氣絕而不相屬戎馬驚駭奔逸
兵車之軸或然斷折金鐸之聲下以濁振之不清也擊
鼓之聲濕以沐擊之不鳴也此大敗之徵兆也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司屠城之氣出而北城
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
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

大凡攻人之城圍人之邑城之氣色如死灰之狀其城
必可以屠城之氣若出而北其城必可以克城之氣若
出而西其城必可以降北與西屬陰陰主殺故其城可

降而克也。城之氣出而南，其城必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其城必不可攻。南與東，屬陽陽主生，故不可攻而拔也。

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獲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

城之氣出而復入者，守城之主必然逃北。出而復入，無主之象也。城之氣若出而覆我軍之上，我軍必病。以城之氣壓我也。城之氣若出高而無所止，主用兵長久，高而無止，長久之象也。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大凡攻城圍邑，過一旬而天不雷不雨，必當速去之。城

中必有大輔佐之人，此所以知可攻則攻之，不可攻則止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農器第三十

農器者，以農器喻用兵之器也。天下安定，則武備不脩。太公以農器即兵器，兵事即農事，此亦周家寓兵於農之意也。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既以安定，國家又無所爭戰，攻之器具亦可無脩乎？守禦之備用亦可無設乎？此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焉，蒺藜

也

太公對曰戰攻守禦之器具盡在於人事農家之耒耜其兵家之行馬蒺藜也耒耜田器神農所作採木為耒剡木為耜用以耕種也行馬以木為螳螂劍刃扶胥蒺藜木蒺藜二者皆拒守之器也

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

馬用之乘牛用之耕車輿用之載其兵家之營壘蔽櫓也車六車輿車底也車有輻有軾有輪有軸有轂有輻有輻有軾車其惣名也營壘營壁壘軍舍止所以為固也蔽藩垣也軍行用車輿周匝圍之櫓六省也城上露屋及戰陣高巢車皆曰櫓

鋤耨之具其矛戟也

農家鋤耨之具其兵家之矛戟也鋤除草器也耨摩田器也矛夷矛酋矛也戟有枝兵也

蓑蓐笠笠其甲冑干櫓也

農家之蓑蓐笠笠其兵家之甲冑干櫓也蓑蓐皆雨衣也以草為之笠笠皆雨具也有柄曰笠無柄曰笠甲冑干櫓皆所以扞外而禦內者也

鑿鋪斧鋸杙其攻城器也

鑿大鋤也用之斫土鋪鋸也用之起土斧以之研鋸以之斫杙以之春其兵家攻城之器也

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

牛馬乘載所以轉輸糧餉也雞之司晨犬之警守其兵

家伺候之義也婦人織絰絹帛纂組其兵家旌旗之用也丈夫平治土壤其兵家攻城之象也

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

春月鑿去草棘其戰車騎之法也夏月耘耨田疇其戰步兵之法也秋月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之用也冬月充實倉廩其堅守之用也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

田里之間相聯爲伍其兵家之約束符信也里有吏主之官有長統之其軍中之將帥也每里有周垣限隔之

不得相過越其兵家隊伍之分也輸運穀粟收取芻草其兵家倉廩府庫之備也春秋二時治城郭之缺壞脩溝渠之堙塞其兵家塹壘之法也

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絰有尺度其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治國者皆取於人事故必使百姓遂其六畜無使失時闢其田野無使荒蕪究其處所無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不令廢農事婦人織絰有尺度不使廢女工此乃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UOX
353
8